

“过敏不要命,但痒起来要人命。”一句顺口溜,道出了多少过敏者的辛酸泪。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竟成为全球第六大慢性疾病。近年来,过敏群体暴增,患病人群数以亿计。有机构发布报告认为,全世界有30%至40%的人被过敏困扰,过敏已从一般疾病上升到影响广泛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是什么原因让人们饱受过敏之扰?
过敏者暴增的背后,是谁之过?
我们能否与“敏”共生?

过敏者数以亿计 暴增背后谁之过?



4

问

过敏真相

这是一组让人揪心的数字:全球范围内,约有2.5亿人有食物过敏症,3亿人患有哮喘,4亿人有鼻炎,总人口中十分之一有药物过敏反应,被列为全球第六大慢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把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的疾病之一。

我国正在经历过敏性疾病患病人群从稀少到众多的发展。北京同仁医

院院长、国家卫健委变态反应科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张罗说:“我们曾经做过流行病学的调查,与过去几年相比,的确有一个明显升高的趋势。”

张罗表示,因为内蒙古草原地区花粉数量巨大,每年到夏末秋初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就会明显增多。

草花粉影响了整个西北地区,尤其是内蒙古、甘肃、青海、陕北,也包括

受影响的山西、北京、河北等省市,影响范围广,季节性强。南方地区则以螨虫为主要过敏原,受气候条件影响大。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皮肤科主任崔勇说,轻度过敏可能仅出现瘙痒、皮疹等,重度过敏可能会出现喉头水肿、休克等症状,如抢救不及时可能引起死亡。过敏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段人群,过敏体质者尤其要注意。

花粉、飞絮、动物毛……致敏动植物知多少?

“从就诊人数看,近年来春秋季花粉过敏门诊患者有上升趋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常务副主任王良录说,3月至5月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树木花粉引发过敏,比较常见的是柏树、桦树、梧桐、白蜡树花粉等。从7月到10月底,则主要是杂草花粉,各种各样的野草播粉量巨大,有些可以引起严重症状。

城市化进程中,“花粉围城”也不可小觑。比如每年春天席卷北京的杨

絮,是春日里的一道奇观,更令不少过敏者苦不堪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成说,多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更多树木来到市区,花粉浓度增大,与市民的距离更近,人们不得不直接面对花粉过敏、杨柳飞絮污染等问题。

“常见的过敏原包括吸入性、食入性、接触性、注入性等几类。”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于瑞星说,室内

常见的尘螨、霉菌、动物毛屑等都属于吸入性过敏原;鸡蛋白、牛奶、虾等属于食入性过敏原;部分化工材料、化妆品属于接触性过敏原;某些注射类药物、蜂类叮咬注入的物质属于注入性过敏原。

树多草少、“水泥森林”都成为过敏高发的“幕后推手”。王成分析说,城市里不少土地裸露、硬化,不利于花粉和飞絮附着、滞留,也是致敏花粉、杨柳飞絮反复传播的重要原因。

隐匿过敏原在哪里?有效控制是当务之急

面对过敏之痛,既要找寻权宜之计,更要探究破解之策。

世界过敏科学领域顶级期刊《过敏科学》中国主题大会前不久刚刚在北京召开,这是《过敏科学》创刊73年来首次以正刊形式出版国家主题,集中展示了中国学者在过敏科学、鼻科学、呼吸病学、皮肤病学以及新冠疾病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对于解决全球健康问题至关重要。

在张罗看来,过去几年中国的过敏科学工作者不断总结临床经验,中国学者在过敏性鼻炎的皮下免疫治疗当中,提出了中国的集群治疗方案,该方案在过敏性鼻炎免疫治疗100多年的历史,首次被纳入英国和美国的诊疗指南当中。此外,中国学者参与制定的慢性疾病国际诊疗指南达到了20多个。

——缓解过敏之痛,科学研究怎么发力?

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有关部门

应加快研究制定过敏性疾病防治专项行动计划,加强过敏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的监测,从预防、干预、治疗等方面规范引导学科发展,促进过敏性疾病的有效防治。特别是对重点地区和敏感人群进行跟踪和定点观测,同步开展大范围流行病学及病原学调查。

——破解生态之危,环保绿化该出哪些实招?

考虑到能够防风固沙,还能促进土壤的发育,在荒漠生态系统重建与恢复中发挥较好作用的沙蒿,与过敏的可能相关性,应当调整优化沙蒿分布区树种林种结构。专家建议,可在飞播造林种草中进一步降低沙蒿用种量的比例,研究替代物种;营造樟子松、紫穗槐混交林,抑制杂草生长,使沙蒿退化;对沙区撂荒地以及沙化土地落实治理责任,抑制蒿类植物自然萌发生长,减少蒿属花粉源。

——减少“花粉围城”,如何更好享受高品质生活?

中国林科院林业所所长张建国表示,在城市绿化中建议采用多树种配置,避免成片栽植致敏树种及植物,尽可能通过草坪、落叶等覆盖地表,提高城市森林绿地的飞絮和花粉附着、滞留能力。

——避免“药物依赖”,预防和用药怎样“双管齐下”?

针对过敏群体用药治疗的困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建中教授提示,正值花粉传播季节,要注意预防和用药控制“双管齐下”。花粉症患者要减少外出,注意关窗;出门戴口罩,避免到花粉浓度较高的地区;外出回家后注意洗脸尤其是清洗鼻子、眼睛,更换沾到花粉的衣物。

用药方面,花粉症患者可用海盐水清洗鼻腔,使用抗过敏的滴眼剂控制过敏性结膜炎的眼痒等症状;出现咳嗽或哮喘的患者需加用口服和(或)吸入药物控制症状。症状重、持续时间长的患者,应及时去医院进行脱敏治疗。

相关链接

“过敏体质” 能不能打新冠疫苗?

目前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正在有序推进。关于疫苗接种的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中,接种禁忌里有两条都和“过敏”有关。一个是对疫苗的活性成分、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过敏者;第二个是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那么问题来了,现在花粉过敏、抗生素过敏的人群不在少数,他们到底能不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做出解答。

“过敏体质”能不能打新冠病毒疫苗?

安志杰: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疫苗成分里边是不含抗生素的,这个抗生素过敏是不作为接种禁忌的。对于一般的过敏,你比方说有些人是过敏性鼻炎,有一些可能是花粉过敏,因为它跟疫苗成分没有直接的关系,所谓的过敏体质,这不是一个疫苗的接种禁忌。

新冠病毒疫苗引发的过敏到底是什么表现?

安志杰:真正疫苗过敏的这个比例,其实并不是很高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过敏性皮疹,这是当然可能一下子就过去的,很快就恢复了,当然我们也有监测到一些,你比方说稍微比较严重一点,就是过敏性休克,这个发生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一般是百万分之一以下这样一个水平。

严重过敏发生率这么低,我还需要接种后留观30分钟么?

安志杰:因为非常严重的过敏,都是在接种完疫苗之后15分钟左右发生,所以需要接种点待够30分钟。如果万一发生相对比较严重的反应,像喉头水肿、过敏性休克,我们接种点都可以及时给他救治,避免发生一些其它的意外。我们整体上说疫苗是安全的、没有担忧的,是有信心的。但是为了防止这些非常小的概率,大家还是接种完疫苗之后,按照要求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之后再回家。

全球首个蒿属花粉过敏 原舌下含服脱敏药物 获批上市

全球首个用于治疗黄花蒿/艾蒿花粉过敏引起的变应性鼻炎(或伴有结膜炎)的标准化脱敏药物——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商品名:畅皓)获批上市,该产品填补了我国北方针对花粉过敏原脱敏的空白,将为我国蒿属花粉脱敏治疗带来新选择。这是记者从4月2日召开的中国舌下脱敏论坛上获得的信息。

早在2006年,我武生物自主研发的“粉尘螨滴剂”(商品名:畅迪)上市,成为国内首个尘螨过敏原舌下含服的脱敏药物,该药市场占有率自2011年起至今始终全国第一。畅皓的获批上市,开创了我国“南螨北蒿”多方位脱敏的新格局。至此,中国大部分过敏患者都有了对症治疗的药物。

特异性免疫治疗(也称脱敏治疗)在全球被应用于治疗过敏性疾病已有百年,特别是近30年来舌下含服脱敏治疗方式的推广,因其安全性高、用药简便、利于携带,临床治疗效果越来越被临床专家所认可,在中国已经成为过敏性鼻炎的一线治疗方法。2019年第一部《变应性鼻炎及过敏性鼻炎舌下免疫治疗中国指南》发表,再次确认这种疗法是唯一可能改变过敏性疾病自然恶化进程的对因疗法,具有早期疗效、持续疗效、长期疗效和预防疗效。

据新华网

